

★ 抗战主题图书回眸

吕梁烽火中的文学印记



传播概况

1944年12月,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了780名抗日英雄,其中包括124名民兵英雄,马烽和西戎以记者身份参加。会后,《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马烽和西戎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经讨论,他们确定使用传统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5日,作品以《民兵英雄传》为题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后更名为《吕梁英雄传》,至次年8月20日完结,共95回。小说以吕梁山区康家寨为主要背景,以雷石柱、孟二楞等民兵英雄为主要人物,描写了晋绥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民兵武装,与日伪军和汉奸展开斗争的故事。

《吕梁英雄传》一经面世,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46年,马烽和西戎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将此书带到重庆。作品经《新华日报》连载,在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

1949年初,马烽和西戎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

★ 阅读札记

这个世间美妙的声音有很多,《小窗幽记》说:“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而读书声为最”。那么,读书声究竟有何魅力,让人沉醉其中、心地神往?

读书声,蕴含着令人感佩的精神追求。宋代方大琮夸赞董宰时,留下这样的诗句:“坐衙弹琴和且平,退衙读书锵有声。琴声书声两相和,和气散作花满城。”雅致的琴音与铿锵的读书声相互交融,仿佛化作满城的花香。宋代诗人楼钥在送

内弟赴建德任主簿时曾叮嘱他“簿书须著意,家世有余清……公余定多暇,无废读书声”,希望他在政务上尽职尽责,坚守家族传承的清正之风。同时,公务之余要多读书,不断提升学识修养。

读书声,更是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般样花。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官事归来衣雪埋,儿童灯火小茅斋。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唐代翁承赞的这首诗,描绘了清新宜人的田园生活背景下,家人读书的场景。热爱读书的家庭氛围,让翁承赞自豪与珍视。陆游也多次在诗中描绘与孩子共同读书的温馨情景,如“小儿殊可喜,和我读书声”“旧业虽衰

作家心语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当作家,不是要创造什么高雅的文学,而是要尽一个革命战士所应尽的天职。对于我们来说,拿笔杆和拿枪杆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们和吕梁山区的人民群众一块战斗,共同生活,亲历了革命征程中的“血”与“火”的锻炼与考验,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

……我们的创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吕梁山区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的真实而生动的描绘,热情歌颂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功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作“一枝一节”的形象化记录。

——《吕梁英雄传》的写作经过(1980年3月1日发表于《晋阳学刊》)(以上内容为编者辑)

当代视角

敌后抗战的生动注脚

■杜学文

最早读到马烽与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是少年时代。后来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正如“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吕梁英雄传》虽然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山区农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却不能视为是一部仅体现“地方”意义的小说。它极为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的逐渐觉醒,终于汇聚为抗击侵略者的大潮,最终夺取伟大胜利。小说中的康家寨,像吕梁山上星星点点的许多村庄一样,本来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但是日本侵略军的人侵打破了这种平静与安宁——杀人越货,毁地焚房,占妻霸女,强征豪夺……老百姓从最初的意想不到,到充满愤恨,到零星的抗争,再到组织起来开展积极主动有效的抗战,直至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把汉家山据点的日军“挤走”,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他们自己也成为时代潮流中觉醒的一代、护卫民族尊严与利益的英雄。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深刻之处在于描绘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大潮中的成长。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在斗争中获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以主人公雷石柱为例,他的出场是一种极具寓意的“不出场”。尽管他在第五回才真正出现,但在此之前,小说已经对他有了许多

介绍。他是地下党员、康家寨自卫队的分队长。但是在小说的一开始,他打摆子“病了”,在家起不了床,出不了门。这种所谓的“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在共产党干部马区长,特别是武得民的领导下,雷石柱和其他党员一起组织了“暗民兵”,之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这一带极为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雷石柱也在斗争中提高了认识问题的水平与领导决策的能力,成为一名有头脑、能干事、威望高、办法多的领导者。他是大家的主心骨,是一名成熟的领导干部。康家寨的地下党员孟二楞,工作积极,有干劲,不怕死,但性格急躁,处事简单,脾气不好。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他会想到自己也是小队长,人家都看着,不能蛮干,开始注意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小说中也写到了一些参加伪军、伪政权的人。他们亲眼看到日军的残暴,在雷石柱等人的帮助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人的变化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变化。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顽固分子外,更多的人在斗争中认清了是非,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成为抗击侵略者的爱国战士。

在讲述吕梁山区康家寨人民抗日故事的同时,《吕梁英雄传》也揭示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冲破黑暗,赢得最终胜利。日军虽然有精良的装备,占领了包括康家寨在内的中国土地。但他们必然遭到覆灭的下场。侵略战争本身就是违背国际正义的行为,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对占领地人民极尽残暴,必然引发誓死的反抗;他们对依附自己的伪军政人员百般欺辱,必然会引发哗变;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人民带来伤害,也给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带来灾难,必然难以持久。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中仍然实实在在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关心民众的生产生活,帮助老百姓克服困难、度过饥荒等,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加速了侵略者的灭亡。小说中不论是马区长还是武得民,乃至雷石柱、孟二楞等其他同志,均体现出党的优良作风。他们与老百姓心连心,视老百姓如家人。他们舍生忘死,都是为了老百姓,因而在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在艺术表达上,《吕梁英雄传》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并赋予了新的生活内涵,表现出中国新文学的新活力。这部小说对实现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它的出现,对构建新文学审美范式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作者系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图①:马烽(右)与西戎(左)。图②:1946年出版的《吕梁英雄传》。资料图片

★ 书林散步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挑战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当“机器风”不断拂过案头,文学创作的未来走向何方?作家应如何应对?让我们看看近期知名作家的思考。

——编者

AI可以“画龙”但难以“点睛”

■贾永

人工智能所创作的诗句,如同军工厂里量产的兵刃——锋利却无战士的体温。军事文学史上那些凌厉的笔触,无一不烙印着书写者的生命印记。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让垂死的安德烈凝视流云,其实是丈量天堂与地狱的间距;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让罗伯特·乔丹重伤之后“心脏抵在松针地上怦怦地跳”,其实是锚定战场上人性的坐标;而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中让梁三喜的欠账单化作梁大娘与玉秀共同恪守的诺言,则是在凸显浙东老区人民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这一切,既是三位作家的战争感悟,更是他们的战争体验。

AI或可精准摹写《诗经》的赋比兴,却难以复现杜甫“车辚辚,马萧萧”六字之间呼之欲出的悲怆。当人工智能软件用算法复制长津湖冰雪战场时,它无法感知真正的史诗——那是年轻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冻成冰雕前,用最后一口热气写下的绝笔诗;那是一个连队的志愿军化为“冰雕连”后,仍然保持射击姿势的永恒震撼。

AI的局限在于,它既无“性格的伤疤”,亦缺“血肉的温度”。机器文本如标准化铸造的铜像,纹路工整却千人一面。因此,它注定无法拥有巍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迸发的生命张力,亦难企及那泪火交织的荡气回肠。

真正的危机并非是机器学会了写作,而是人类在算法的迷雾中遗失了书写的本能。

“谁道通身鳞甲活,画龙容易点睛难。”终究,AI可以画龙,却难以点睛。既如此,我们何不以慧眼洞察万象,以个性之笔为文学巨龙缀上灼灼双眸?

★ 读书生活

萧伯纳曾经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读书也是这样,自己闭门苦读,固然会有收获;但如果融入一个读书的群体中,用好交流阅读法,收获一定会更大。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入伍来到云贵高原某工程团。新训结束后,被分配到团政治处报道组,不久便报名参加了政治处组织的周日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由时任政治处主任宋德昌倡导的。这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担任过文化教员,对知识的重要性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担任政治处主任后,他就提议办周日读书会,自愿报名,每个周日抽出半天时间集体读书。当时选读的书籍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著作。经过一年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我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参加周日读书会,我对学习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懂得了“学好哲学,终身受益”。

后来,我提了干,来到2营10连当排长。时任指导员樊复兴也是个“读书迷”。他不仅自己带头读书,还倡议开展“读书沙龙”活动。每个月列出书目,分发给喜欢读书的同志,待读完后,再组织学习交流,达到“一人读书,大家受益”的效果。

当时,大家对《孙子兵法》不是很熟悉。樊复兴指导员认为,作为军人不能不懂《孙子兵法》。因此,他带头研读《孙子兵法》,借助工具书一段一段地“啃”。几个月下来,他终于“啃”下了这本书,写下了5000多字的读书笔记。随后,在“读书沙龙”活动中,他以“必胜”“速胜”“全胜”为题,与大家进行交流体会,让我们受益匪浅。古人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读书也是这样,一个人静心读书,可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目及古今、思接千载,获得诸多“独乐”;一个群体共读、交流,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启迪,难题共解,心得共享,形成浓厚的书香氛围,实现“众乐乐”的境界。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军营忙碌紧张,读书时间有限。若采取交流读书的办法,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涉猎更多的书,扩大阅读量。再者,“苹果交换原理”启示我们,一个人闭门苦读,即使阅读能力再强,也难以将书中的知识悉数吸收和消化,难免留下“遗珠”之憾。倘若众人共读一本书,则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探究书中的内容,再把这些心得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大家的收获肯定会大不一样的。

文学终究是人学

■石钟山

文学说到底创造人物形象,用细节叙述故事,用个性化的语言呈现作者的情感。

作者笔下的人物,深藏在作者的心里,从生活的点滴中积累而起,慢慢地在心里长大,既有生活的原型,又有艺术的想象力。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也是反映作家情怀的过程。

文学创作中,独到的细节往往源自作者的观察和感悟,而这样的观察与感悟,得益于生活的深厚积淀。生活,是细节的沃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素材,也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作家的语言运用,会有相应的语言风格。有经验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能体会到运用语言的快感。一种适合自己文风的语言,就像一把写作的手术刀——精准、锋利,绝不拖泥带水。

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复杂的。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人学的概念也在不断更新。无论如何,只有人更了解人类。

虽然AI是人类发明的,但没有人类的更新创造,AI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AI的写作,从风格到语言,到人物形象塑造,难免会有重复的成分。AI无疑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表现,可以成为人类的助手。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每一位有抱负的作家都力求在每一部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自我,塑造独特的风格与内涵。相比之下,AI写作虽能提供技术支持与灵感启发,但在追求深度与个性的文学表达上,仍难以完全满足作家们对创新与超越自我的渴望。

用好交流阅读法

■向贤彪



第六四一二期

版式设计:张世世